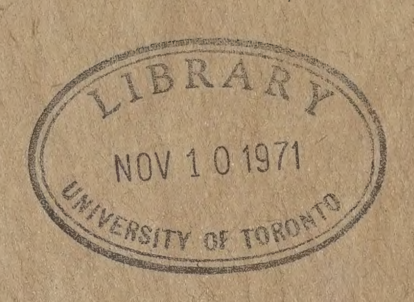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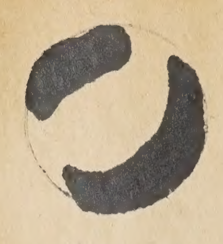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八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六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熙寧二年八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取勘侍御史劉琦錢顗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

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紲食鷹鸇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陛下踐祚以來待臣下以寛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闇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爲知州令琦顗所坐不過狂直止以廷犯大臣遂降爲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爲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位近臣親被明詔覩朝廷政事之闕

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赦劉述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別除一般資序差遣庶幾稍息群議取進止

再舉諫官劄子 熙寧二年十月七日上

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采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官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贍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師民之子強學

懿行不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伏乞聖明更賜裁擇取進止

乞優賞宋昌言劄子熙寧二年十月七日上

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勅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擗攔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卽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

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
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已出百端沮
毀以爲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及李立之赴
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
之修置上約今秋擗欄得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尋已
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滄德等州民田廬舍然恩冀深瀛
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
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
覩之無所沮勸況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強獨奪

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設使鄉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去用心向公者知朝廷必不負之也取進止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六日上

臣先曾起請應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

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爲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太學之官以教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肄業於太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

習業於家而考校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朞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臣竊以爲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爲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熙寧三年二月十一日上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爲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爲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微有呈切尙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横遭降配也諸軍之内涉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太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悩悩不安亦無能爲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

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而虛爲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寘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

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虛設冗兵既去大費

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爲便臣備位近臣玆事繫國安危不
敢不言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劄子 熈寧三年二月十二日上

臣准閤門告報已除臣樞密副使續准勾當御藥院陳承
禮傳宣令臣卽今受勑告者臣賦分樸愚不通時務近日
以來加以衰疾恪居舊職猶恐隳敗况乃拔擢待之不次
竊惟宥密之地日侍訏謨內訓六師外撫四海用人當否
繫國安危豈臣無似所能堪稱伏望聖慈更擇賢材俾居
其任聽臣且守舊職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二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黎永德奉宣聖旨令臣即令入見者臣屢違嚴詔當伏重誅但以聞命以來揣分已熟自幼及長頗讀經史捨此之外一無所長當世之務懵不通曉常日置之閑官僅脫曠外尚以屬文不工剸劇非長翰林審官每欲辭免況於樞府要地任重責大一日失職則死及之臣雖至愚粗知自愛陳力就列古人所韙是以寧冒違詔之罪不敢當竊位之譏伏望聖慈察其悃忱決非虛飾特賜寢罷新命止守舊職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

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九日上

臣前者兩曾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爲儒臣自髫齔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爲況於軍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

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
能䵴者除開封府推官以繁劇曾辭後除修起居注知制
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
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
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朝廷修國史難以
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
集賢校理直秘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
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
即時受命未嘗輙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厲不至

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㓜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每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邪臣若陰有營求陽爲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如此豈飾詐邀名者邪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叅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質鑕通横分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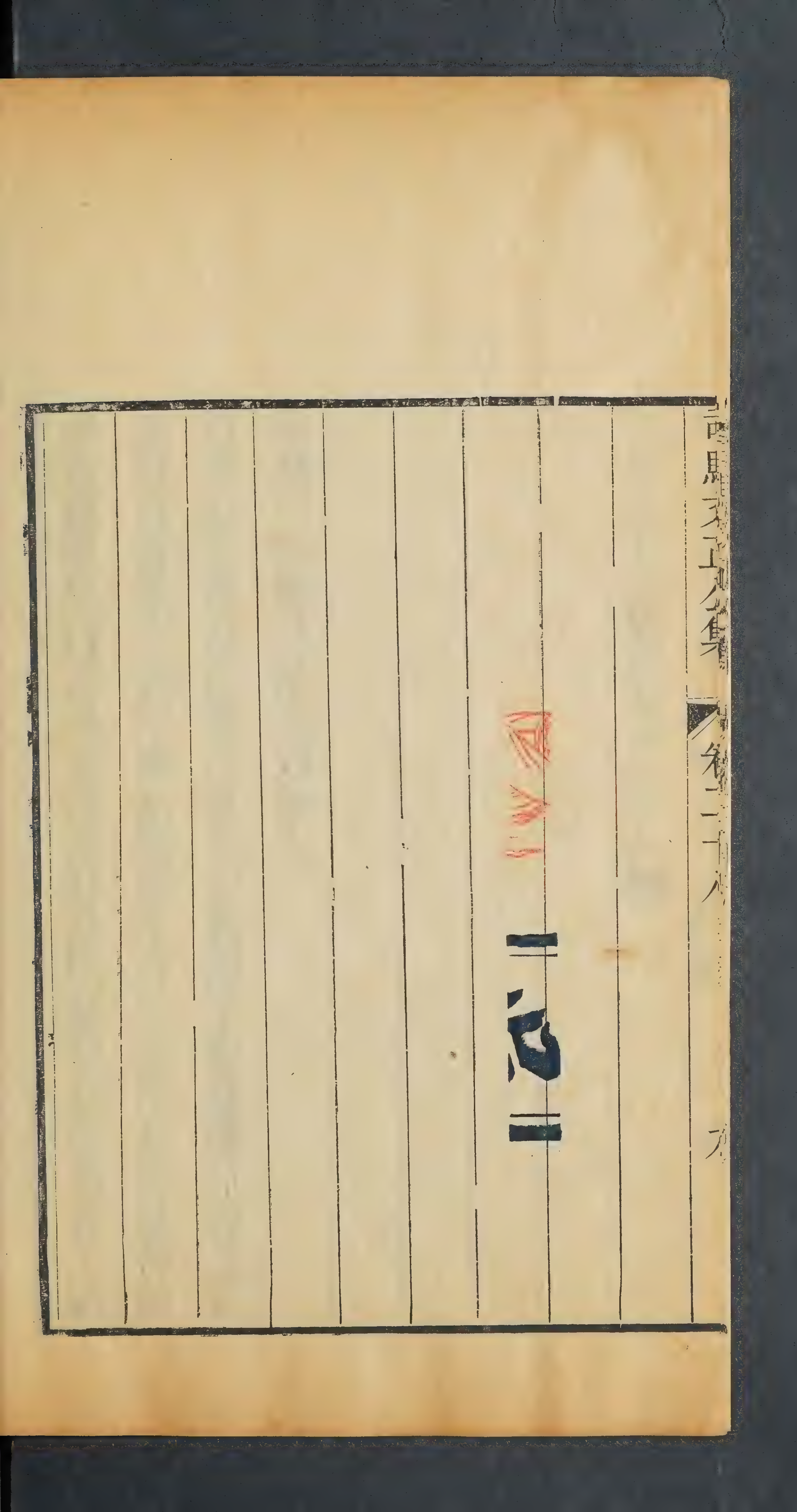
猶懼廢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

違犯詔旨至于再三觸法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

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懇危切之誠

臨紙叩頭俯伏俟命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八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九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上

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裨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

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

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智識淺短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

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

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戸等抑配與之富
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
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
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
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因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
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
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值凶
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
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

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自朝廷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爲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

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糓賤不傷農糓貴不傷民民頼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糓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食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頼者止有常平倉錢糓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糓賙贍乎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糓共約一千餘萬貫

石今無故盡散之佗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為太宗時兗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

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流血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毁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界之又散靑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

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
水旱饑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
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
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
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
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
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
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三
百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于中外無事

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
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
竊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
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佗故
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
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
民常產掊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
欲計畝率錢顧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
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

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爲高奇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爲害於民也故小大遑遑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勾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爲也如此臣雖盡納

官爵但得爲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慺慺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

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今入見者臣仰煩聖恩重沓如此雖頑如木石亦當遷變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誠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醻報居重位者不可以無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淺一無所用獨有補過拾遺可裨萬

一方今爲天下患者唯有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朝發一詔罷之則夕無事矣故臣不量力勢輕用上陳儻陛下以臣言爲是乞早賜施行若以爲非則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英俊滿朝而擢用狂愚之人使汚宥密之地豈不爲聖政之累也伏望聖慈追還樞密副使恩命令臣且供舊職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 熈寧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上

臣准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令臣卽令赴閤門受勅告者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逮下之德愈盛慢上之

罪愈深憂惶失圖無地自處臣竊惟陛下今兹不次用臣
必以識慮爲小有可采臣亦以受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
全無報效是以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勾當
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爲兩府臣
若得此言果行勝於居兩府之位儻或所言皆無可采臣
獨何顏敢當重任伏望聖慈矜察更不復遣使臣宣召追
還樞密副使恩命庶使賤臣差獲自安取進止

貼黄

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

當更引佗事爲辭臣今若已受樞密副使勅告卽誠如聖旨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少補聖政之萬一況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爲傍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見患一瘡有妨拜起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臣只候膝瘡稍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

辭樞密副使第六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尋得旨聽許

臣伏准勾當御藥院劉有方傳宣撫問兼問臣取幾日入

見令早入者聖恩深厚不忘微賤存恤勤至臣螻蟻之命無足報塞惶恐無措伏念臣卽今滕瘡雖稍减可尚未全愈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爲臣近曾上疏言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未聞朝廷少賜采錄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情愈遑遑不安臣當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故寧被嚴譴未敢輒出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參酌下情與衆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嘗有四海之內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

爲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使共決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勅告治臣妄言及違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混殽微臣進退有地不爲天下之所疑怪取進止

請自擇臺諫劄子 熙寧三年二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

佗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爲天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憫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一又爲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耻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闥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廹切之禍陛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

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陛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己者存之異於己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爲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爲之黜逐臺諫以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爲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四目達四聰勿使爲群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怨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

生者也取進止

論李定劄子熙寧三年五月二日上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推官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聞皆言朝廷已爲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爲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群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

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其如此耳臣前論逐臺諫官今又論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爲國家惜言路之絶耳伏望陛下審思而愼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

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爲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謀岳牧既衆言僉同復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何如陛下果知其賢何

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
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較勝負殆非人君
廣大之體也

乞免永興軍路苗役錢劄子 熙寧三年十一月二日上

臣奉勅差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
綏州以來供應諸般科配及支移稅賦往近邊州軍日近
復有環慶事宜加之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戶流移者已
聞不少國家所宜汲汲存恤使人戶安集臣伏見先所散
青苗錢貧破百姓爲患不細臣已曾累次上言不敢重煩

聖聽今又聞議者欲令州縣將諸色役人一時放罷官爲
僱人祇應却令人戸均定免役錢隨二稅送納乃至單丁
女戸客戸寺觀等並令均出若果行此法其爲害必又甚
於靑苗錢何則上等人戸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歲
歲納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人戸及單丁女戸等從
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若
錢少則不足以僱人若錢多則須重歛於民僱人不足則
公家闕事重歛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來徭役皆出於
民今一旦變之未見其利也且受僱者皆浮浪之人使之

主守官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爲姦事發則挻身逃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云若僱召人不足即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僱錢足了役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今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彼青苗錢以債與民可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橫出數倍之稅民安有不困憊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況陝西累歲奉邊民力彫弊豈可復爲無益之事以擾之乎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

專奉邊費其餘路分則繫自朝廷裁酌取進止

乞不令陝西義勇戍邊及刺充正兵劄子 熙寧三年十一月上

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揀刺陝西義勇臣累曾論列以爲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勇與西賊戰鬬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沒此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閱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至大擾若發以戍邊或如慶歷中刺爲正兵則衆人覩環慶之敗譬如無罪往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安國家既重賦歛以盡其財又逼之

戰鬬以絶其命是驅良民使爲盜賊也彼爲官軍則惜生故望風退走彼爲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敎之挽射擊刺乃佗日爲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知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况當遠離朝廷故不得不先事而言也取進止

乞留諸州屯兵劄子熈寧三年十一月上

臣奉勑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率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爲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

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
患豫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
武備況逐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犬羊奔突間
諜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
有智勇將安所施臣愚以爲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
駐內永興軍爲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
可以差撥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撥留在逐
州屯駐邊上更不得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九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八

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皴飯狀熙寧三年十二月一日上

准都轉運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製造乾糧州軍將粟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勘會近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軍河中府同耀乾州鳳翔府等州軍變造粟餅皴飯當司已兩次牒遂州軍疾早

變造施行去訖今又准前項宣撫使衙劄子已牒
逐州將粟一斗變造乾糧伍斤仍量支與柴錢如
闕粟即疾速計置收糴變造乾糧所是柴錢斟量
支給施行去訖牒請照會施行者

右具如前勘會先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今後起發義
勇赴沿邊戰守並令自齎備一月口食與折將來本戶稅
物若不能自備只乞於起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齎往者
亦聽又勘會永興軍近准都轉運使司牒准宣撫使衙劄
子近准朝旨義勇上番令附帶乾糧一秤至屯戍州軍須

合預行變造乾糧准備支遣附帶前去右劄送陝西轉運
司檢會近降義勇分番條貫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
近裏永興河中同耀乾鳳翔六州府速行勘會義勇所居
縣分近便省倉斛斗内有床粟或白米便約義勇合附帶
乾糧秤數中停變造床餅皴飯如見在床數不多即一邑
變造皴飯仍趂此時月造下兩番令附帶數月免致非時
蒸曬易爲損惡仍毎乾糧一秤破係官布造袋子封印如
法收將來義勇上番日依數附帶者光竊詳義勇戍守之
時每人逐日給米二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若更加

乾糧一秤并器械衣裝盤纏等物竊慮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兼今來變造乾糧皴飯須至差配百姓當此饑饉民間不易之際雖云量支柴薪亦不能全無搔擾況即今諸縣官倉廩米至少昨准朝旨散支第四等第五等闕食人戶各二石尚未有備若更造乾糧皴飯即將來二三月間正當闕食之際更將何物可以救濟必見大段失所竊見慶曆年中議欲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乾糧皴飯萬數不少後來旣不出兵其乾糧皴飯所在堆積經年朽腐不可復食盡為棄物今官中錢穀比於慶曆年尤

更難得若復造此物徒使公私勞費卒無所用誠爲可惜又國家備邊若止於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乾糧皺飯今來承准指揮製造上件乾糧皺飯仍令十日一申倉卒取辦竊慮百姓猜疑以爲國家又欲出兵必致遠近驚憂無由解諭至時不爲便穩光已指揮本路前項五州軍且未令造乾糧皺飯更聽候宣撫衙指揮去訖謹具狀申

宣撫使衙伏望裁酌早賜指揮

諫西征疏 熙寧四年正月一日上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以不材誤

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面諭以凡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恩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堪稱夙夜疚心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閭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絕無所收獨南山之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實往往無米雖有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舂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升穀價踊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積蓄不能

相贍以此須至分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或傭賃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匃剽竊以度朝夕當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息諸事減節用度則租稅自輕徭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憂勤於中宰相劬勞於外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財何由可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不除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葢欲止沸者莫若絕薪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

目前之驗非難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及宣撫等司指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次於緣邊戍守選諸軍驍銳及募閭里惡少以爲奇兵造乾糧皺飯布囊力車以備餽運悉取歲賜秉常之物散給緣邊諸路又竭內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以永興一軍一作路言之所發人馬甲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盌六千枚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廹以軍期上下相驅急於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以今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以討秉常之罪臣以疎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茲事爲

虛爲實昨者親承德音以爲方今邊計唯宜謹嚴守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關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爲出征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默運神算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惶恐晝則忘食夜則廢寢心寒股慄竊爲陛下危之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來國家富彊將良卒精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亂者多矣況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

以捕狡悍之虜其無功必矣豈惟無功兼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爲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役臣曾上言國家先當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況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爲盜賊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横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

未討秉常先欲試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爲不可何則
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捨有罪之彊寇誅無辜
之小種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
策者皆爲不可伏望陛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
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爲出征之
計其義勇更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
發爲餽運之計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
深賙救饑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臣
不勝憂迫直輸赤誠惟陛下裁

乞罷脩腹內城壁樓櫓及器械狀 熙寧四年正月三日上尋得旨依奏

准熙寧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准樞密院劄子節文

檢會近爲麟府路豐州及外堡寨官吏弛慢不職不修完城池樓櫓器械等已奉聖旨降官等第斷遣及劄與三路轉運司徧牒轄下沿邊州軍知委去訖近又據陝西路提刑宣撫司奏華州甲仗庫弓弩不堪蓋是監官并本州官員全不用心點檢有誤緩急使用其鈐轄盧戡坐受優俸空占當直兵士畧不營職朝廷已令鄜延路經畧司舉官差

替盧戩其華州甲庫弓弩不堪本州當職官員全不用心點檢仍宣撫司差官取勘聞奏竊慮諸路亦有不脩完城壁器甲等去處奏聖旨令河東河北陝西經略安撫司指揮轄下州軍委官吏子細點檢須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堅固器甲精利如將來朝廷專差官點檢得却有未修城壁樓櫓器甲等其應干官吏必當依此重行斷遣劄付本司者尋依准朝旨行下本路諸州軍施行近准虢州申州司勘會本州雖陝西路即不係近邊州軍其

州城從來並不曾有敵樓戰棚爲自來霖雨損壞
摧塌及無兵功累年不曾修築今來亦不敢專擅
役夫修築已牒在城兵馬都監呂士宣重行檢計
損壞城邑去處才候檢計到合使人工物料別具
狀供申乞差兵夫次及據解州申准兵馬監押狀
申准州牒備錄到安撫使司牒內坐到聖旨指揮
修完城壁樓櫓等尋將帶壕寨木匠作頭等檢計
外羅城面上只有更屋二十三座並係年深倒塌
及城壁墜倒久來亦不曾泥補修完伏乞據狀申

上衙乞差官計料修城人工及刱添樓櫓兒致將
來朝廷差官檢視見並不修完城壁及刱葢樓櫓
虗負責降停替州司勘會舊來城上並無樓櫓卽
目城面上闊處只及四五尺以來今若指揮使行
刱造又緣合使人工材料數目不少今來未敢專
擅刱修伏候指揮
右謹具如前勘會管下永興等一十州軍城壁內有久來
已行安置樓櫓完備亦有城壁低下薄怯全未有樓櫓去
處其逐州官吏旣准上項朝旨及見麟府豐州官吏以不

修完城壁樓櫓器甲降官等第斷遣并華州官吏差替取勘仍恐朝廷非時差官點檢吏各畏懼爭欲日近興工完葺以避譴責伏緣營造樓櫓須藉城基厚闊方可安置今來解虢兩州城壁皆稱濶處只及四五尺似此之類須是先貼築城基方可𢪛修樓櫓若非大段興工無以辦濟況今本路州軍全闕廂軍應急差使官庫亦闕見錢收買材料若是差役人夫配率材料又緣陝西州軍已是去歲夏麥薄收秋苗旱傷當此饑饉人戶流移之際若更如此差擾必是轉難存濟兼永興軍一路州軍盡在腹裏去沿邊

絕遠設若蕃賊入寇亦未能便到逐州軍城下其樓櫓修
下數年不用不免損壞今來若盡令與沿邊州軍一例須
管日近修完城壁樓櫓堅固器甲精利顯見官私虛有勞
費欲乞朝廷特降指揮其沿邊及次邊州軍即一依近降
朝旨修完所有腹內州軍城壁樓櫓並候將來豐熟以漸
營葺其器甲即據不堪數目逐旋勒作院人匠依程課修
整務令精利所貴公私皆得辦濟

乞不添屯軍馬熙寧四年正月正日上

今月七日准熙寧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陝西河

東路宣撫使司劄子本司近已具奏聞乞於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州軍易得糧草之處別添屯軍馬選差將官專切訓練逐路不得勾抽專聽宣撫司節制內一項乞於永興軍駐劄兵馬差本司准備差使莊宅使趙瑜充永興軍路都鈐轄與知府專管訓練者

右具如前臣勘會永興軍所管今年正月一日見在軍糧麤細色斛斗共三十六萬九千七百石二斗四升據即目本府見駐泊及就糧并本城兵員糧食及官僚請俸等共

約支得向去一十七箇月半馬料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二
石四斗二升約支得向去一十五箇月有餘稈草四十萬
六千二百二十二束約支得一十三箇月半有餘此只是
據見在軍度約度卽不知今來所添屯軍馬計多少數目
若只添一倍之時其人糧只約支得八箇月有餘馬料只
約支得七箇月有餘稈草只支得六箇月有餘所添更多
所費尤廣又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量應災傷人戶
委的饑乏不能自存者仰發省倉斛斗據第四第五以下
人戶各借二石今勘會永興軍諸縣第四等以下闕食人

戶約及十餘萬戶若每戶人二石共計合支二十餘萬石其外縣雖有糧草亦是數目不多更難支兌貸糧若並令在府省倉請領又更減却此數即軍糧約支更不及得上項月數況去年陝西經夏大旱入秋霖雨五穀例皆不熟其永興軍放稅多者至七八分即今每斗白米價錢一百文足稈草每束價錢二十七文足雖差官開場糴買只糴得白米九百餘石稈草全無兼勘會軍資庫日近雜支錢盡底支絕准轉運司牒將三司提刑司鹽馬司封樁錢盡數充雜支錢止及四萬餘貫除支每月料錢及軍府諸般

使用并不住准轉運司牒支撥往沿邉州軍及應副收買
軍期物色見今無錢支與和糴場糴買糧草豈得謂之易
得粮草之處臣竊謂大凡添屯軍馬先須約度本處粮草
可以贍養與否今來關中饑饉倉庫空虛贍養舊兵猶恐
不足更添新者何以枝梧雖朝廷更於左藏庫內藏庫支
撥銀紬絹等降下本路添助支費亦不免令州縣配賣與
百姓轉增貧困況粮草是重滯之物不可從遠處與販得
來須本處土地所生方可計置今饑饉如此雖多積金銀
高估物價令轉運司與州縣多方擘畫其目下所要糧草

何由可得況即今民間闕食流移死亡者已爲不少諸縣處處申報驚劫若至向前二三月後舊穀已盡新麥未熟民間必轉更饑乏若官中愛惜倉庫坐視不救竊恐流移轉多死亡轉衆盜賊轉煩深爲不便竊以戎狄擾邊手足之疾百姓離散腹心之憂豈可重外輕內逐末忘本茲事得失所繫不細伏望朝廷先將陝西諸州軍粮草約度合贍得若干軍馬一年支費仍須於十分中量留二三分救濟目下饑民外如有剩數然後據數添屯軍馬若苦無剩數之時伏乞朝廷更不添屯倘以邊鄙未寧須至量添軍

馬之時卽乞分散往諸州軍就糧各委逐處官兵精加訓
練不須聚在永興軍邠州河中府三處更特置都鈐轄三
員候邊事稍定卽乞速發遣歸往營處所貴公私稍得辦
濟若不如此先約度糧草但務添屯軍馬竊恐一旦倉庫
俱竭別有不虞至時悔無所及臣職在守藩不敢不言所
有先准朝旨令第四等以下人戶借支斛斗二石未審今
來支與不支若支與則軍糧轉更不足不支則人戶正當
饑乏伏願聖慈早降指揮臣不勝迫切之誠

奏乞兵官與趙瑜同訓練駐泊兵士狀熙寧四年正月十九日上

右臣准今月三日宣命差下在京及外處拱聖等十四指揮計五千餘人赴永興軍權駐泊准備宣撫司抽差使及差莊宅使趙瑜充本路都鈐轄與臣專管勾訓練臣本書生叨忝兩制軍旅之事素所不知加以近准宣撫司劄子坐到教閱新法令排日各習事藝臣所管永興軍一十三縣民事至多及應副沿邊軍須物色文案塡委每日自旦至暮未嘗暫閑實無餘力與趙瑜同監教閱又不可專委趙瑜獨行訓練又永興軍舊管屯駐駐泊就糧兵士自來並是鈐轄劉斌路分都監李應之同共管勾今來所添兵

士准宣命指揮只令趙瑜與臣專管勾訓練所有舊來兵士不知趙瑜管與不管若令通管之時其新來兵士既在永興軍駐泊其劉斌李應之並是本路鈐轄都監豈可却管轄不得竊慮向去新兵士不賓服舊兵官舊兵官不應副新兵士各分彼我則致生事深爲不便所有上件新差來永興軍權駐劄兵士臣欲乞令本路兵官與趙瑜同共訓練所貴公共同心管勾得辦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宣撫相公更賜敷奏乞早降指揮

奏乞所欠青苗錢許重疊倚閣狀熙寧四年正月上

勘會永興軍准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牒准司農寺牒檢會近准熙寧二年九月四日勑節文所借過青苗錢斛令隨省稅日限送納如遇本戶災傷五分已上合隨夏稅納者展至秋稅合隨秋稅納者展至次年夏稅寺司看詳上件勑意人戶合隨夏稅送納者如本戶災傷五分以上即展至當年秋稅若秋料內更遇災傷自合送納夏料錢斛了足不許再行倚閣若本戶更曾借過秋料錢斛即令倚閣秋料數目展至次年夏料送納切慮

內有州縣並不詳認上件勑條一例重疊倚閣牒
當司請詳此及備錄上件勑條徧下諸州軍如是
夏料合納青苗錢斛本戸災傷五分以上展至秋
料送納如秋料內更遇災傷即却合催夏料數目
仍將本路借過秋料錢斛展至次年夏料送納了
足即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兒至人戸積欠
數多難爲了納別致違悮如有昨來夏料係災傷
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如今秋本戸更遇災傷便
請疾速催納了足具數申寺仍關報提刑轉運司

准此施行者

右謹具如前臣竊詳朝廷所散青苗錢斛本爲救接窮困闕用之民使得至夏秋成熟所以春散夏斂夏散秋斂或遇本戸災傷五分以上卽展至次料送納蓋以寛假饑民使有以自存非爲乘此艱食規求利息今司農寺乃令不得將兩次災傷重疊倚閣如有昨來夏料災傷倚閣展至今秋送納者今秋本戸更遇災傷便令疾速催納了足臣竊恐此事不合勅意蓋緣一次災傷民間猶有舊來蓄積未至困窮其青苗錢尚許倚閣豈有連併兩次災傷百姓

轉更不易之時卻令須得送納舊來蓄積旣盡新穀又復不收更將何物可以供輸其逐州縣爲見司農寺有此指揮不問有無務行督促嚴加科責使貧下百姓何以爲生竊惟朝廷爲民父母必不肯如此況災傷倚閣稅賦并借貸過斛斗准條並候豐熟日令分作料次送納如更遇災傷亦權住催理何故青苗錢斛最爲緊急獨不許重疊倚閣臣已指揮本路災傷地分永興軍河中陝府同華耀乾鄜八州軍請勘會去歲夏料如係災傷倚閣青苗錢斛展限至秋送納去處若去秋本戶更遇災傷其夏料錢斛未

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更聽候朝旨伏望聖慈特賜采察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奏去訖及牒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奉聖旨宜令提舉陝西路常平廣惠倉司疾速關牒永興軍本路州軍令詳司農寺牒一依條貫指揮即不得施行司馬光牒致悞百姓及時送納劄付司農寺仍仰關牒合屬去處准此次日乞留臺

奏為乞不將米折青苗錢狀熙寧四年正月上

准提舉陝西常平廣惠倉司牒

右謹具如前本司勘會朝廷元散青苗錢指揮取利不得

過二分今來提舉常平廣惠倉司乃依見今饑饉之歲在市貴價將本倉陳次斛斗紐作見錢支散與人又豫定將來粟麥之價粟每斗二十五文足小麥每斗四十文足本司看詳向去夏秋五穀有豐有儉其穀麥之價固難預定今將陳色白米每斗紐作見錢七十五文若折計作小麥價錢支俵每斗四十文共折計得小麥一斗八升七合半則是貧民於正二月間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納着新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若折計作粟錢支俵每斗二十五文足計支則一斗白米價錢七十五文足共折得

粟三斗則是貧民闕乏之時只請得陳色白米一石却將來共納著新米三石若只送納見錢卽又須賤糶斛斗以償官中本利使貧下之民寒耕熱耘竭盡心力所收斛斗於正稅之外更以巧法取之至盡不問歲豐歲儉常受饑寒顯見所散青苗錢大爲民害竊惟朝廷從初散青苗錢之意本以兼并之家放債取利侵漁細民故設此法抑其豪奪官自借貸薄收其利今以一斗陳米散與饑民却令納小麥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納粟三斗所取利約近一倍向去物價轉貴則取利轉多雖兼并之家乘此饑饉取

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國家爲民父母置此二倉名爲
常平廣惠豈當如此今邊鄙用兵軍糧闕乏既無餘剩可
以賑貸伏望朝廷憫此農民遭値凶饑困窮憔悴鄰於死
亡直將上件常平廣惠倉斛斗依先降朝旨借貸與第四
等以下人戶更不取利若不能如此須欲作青苗錢俵散
之時即乞不以元糴價貴賤更不紐作見錢只據所散與
人戶石斗至將來成熟令出息二分毎散得一斗米者納
一斗二升細色或依倉式例折作粗色如此細民猶不至
窮困官中取利雖薄亦不減二分元數如允所請伏乞早

降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應詔言朝政闕失狀熙寧七年四月十八日上

臣准西京牒准三月三十日詔勑朕涉道日淺晻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爲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閒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

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
理三事大夫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臣伏讀詔書喜極以
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爲異
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
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
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成王之雷
風宣王之旱魃更爲宗廟生民之福乎然自詔下以來臣
不知中外之臣亦有以當今之急務生民之疾苦力爲陛

下別白言之者乎蓋必有之矣而臣未得聞也臣竊不自
揆伏念父子受國厚恩備位侍從曏在朝廷屢以狂瞽塵
凂聖聽問以衰疾自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四年於
兹矣幸遇陛下發不世之詔問以朝政闕失斯實千載一
時古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居位食祿者乎是以不敢
畏當塗避衆怒愛微軀保妻子心知時事之可憂而塞嘿
不言也竊觀陛下英叡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鋭精求
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
之盛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

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爲祿祿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短取長以

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
不次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人之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
榮而就辱於是天下之士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
下益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絶異議如是者往往
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權者皆此屬矣其懷忠直
守廉恥者皆擯斥廢棄或羅罪譴無所容立至于臺諫之
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
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
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使爲

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寃抑陛下何從得聞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廹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州縣之吏承迎奉順之不贍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其入奏則云州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粲然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葢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

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牓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舍已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靣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者

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于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水火

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啓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贊已闇莫甚

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嗟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也苟

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頌聲之洽
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
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寔無所得二曰免
上戸之役歛下戸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與細
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
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
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佗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
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
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

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　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聖聽但願陛下　勿詢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此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錢爲害尤大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也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不得私爲也自未行新法之時民間之錢固已少矣富商大賈藏鏹者或有之彼農民之富者不過占田稍

廣積穀稍多室屋修完耕牛不假而已未嘗有積錢巨萬於家者也其貧者藍縷不蔽形糟糠不充腹秋指夏熟夏望秋成或爲人耕種資米拾以爲生亦有未嘗識錢者矣是以古之用民各因其所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及唐末兵興始有稅錢者故白居易譏之曰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言責民以所無也今有司爲法則不然無問市井田野之民由中及外自朝至暮唯錢是求農民値豐歲賤糶其所收之穀以輸官比常歲之價或三分減二於斗斛之數或十分加二以求售於人若値凶

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爲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患農者天下之本農既失業餘民安所取食哉今貨益重物益輕年雖饑穀不甚貴而民倍困爲國計者豈可不少思其故哉此皆斂錢之咎也北盡塞表東被海涯南踰江淮西及邛蜀自去歲秋冬絕少雨雪井泉溪澗往往涸竭二麥無收民已絕望孟夏過半秋種未入中戶以下大抵乏食採

木食草根以延朝夕若又如是數月將何如哉當此之際而州縣之吏督廹青苗助役錢不敢少緩鞭笞縲紲唯恐不迨婦子遑遑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臣恐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民困窮已極而無人救恤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矣若東西南北所在嘯聚連羣結黨日滋月蔓彌漫山澤蹈藉城邑州縣不能禁官軍不能討當是時方議除去新法將奚益哉綠林赤眉黃巾黑山之徒自何而有皆疲於賦歛復罹饑饉窮困無聊之民耳此乃宗廟社稷之憂而廟堂之上方晏然自得

以爲太平之業八九已成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不避死亡欲默不能者也易復之初六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言過而能改雖悔不大也其上九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言迷而不復凶且有災於君道尤不利也昔秦穆公敗於殽作秦誓曰唯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唯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兹黃髮則罔所愆蓋悔棄老成之遠慮用利口之淺謀以過也故能終雪前恥彊霸西戎漢武帝征伐四夷中國虛耗賊盜

羣起又喪貳師之軍乃下哀痛之詔曰迺者以縛馬書徧示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公車方士太史太卜皆以爲吉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蓋始悟公卿方士之諂諛對不以誠致誤國事有悔于心也故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天下復安自國家行新法以來天下之人心祈口禱唯冀陛下之覺悟而拯救其失以蘇疲民如望上天之膏澤日復一日以至於今及今改之猶可救也過是則民力屈竭一旦渙然離散乃始勞心安集豈不難哉竊觀陛下詔書寅畏天災深自咎責

丁寧懇惻以求至言是陛下已知前日之失而欲有所改爲也若徒著之空文而於新法無所變更是猶臨鼎哀魚之爛而益薪不已將何補哉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放遠阿諛勿使壅蔽自擇忠讜爲臺諫官收還威福之柄悉從已出詔天下青苗錢勿復散其見在民間逋欠者計從初官本分作數年催納更不收利息其免役錢盡除放差役並依舊法罷市易務其所積貨物依元買價出賣所欠官錢亦除利催本罷拓土開境之兵先阜安中國然後征伐四夷罷保甲教閲使服田力穡所興脩水利

委州縣相度凡利少害多者悉罷之如此則中外讙呼上下感悅和氣薰蒸雨必霑洽矣彼阿諛之人附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之彼如魚之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之也臣竊聞陛下以旱暵之故避殿撤膳其焦勞至矣而民終不預其澤不若罷此六者立有溥博之德及於四海也又聞京師近雖獲雨而畿甸之外旱氣如故王者以四海爲家無有遠近皆陛下之赤子願陛下雖狥羣臣之請御正殿復常膳猶應兢兢業業憂勞四方不遽自寬以爲無復災也又諸州

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云三寸三寸則云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倚閣其間官吏不仁者至有抑遏百姓止放倣也依也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者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政小小得失臣固不敢預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將爲朝廷深憂而陛下曾不知之又今年以來臣衰疾寖增恐萬一溘先朝露齎懷忠不盡之情長抱恨於黃泉是以冒死一爲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干冒宸扆臣無任懇切惶懼之至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十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章奏二十九

薦范祖禹狀元豊七年十二月上

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晦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爲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

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爲本末無如臣敢熟知臣於熈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頑固編集此書久而不成致祖禹淹回沉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滯留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亦罕遇其比況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臣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别授差遣臣竊爲朝廷惜此良寶委弃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秘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

用繫自聖衷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再乞西京留臺狀元豐八年二月上

臣先於元豐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受勑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候滿三十箇月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至今月此任當滿伏念臣性雖至愚粗嘗從學平生所守不敢忘信雖遇布衣未嘗妄語況於朝廷豈敢欺罔臣今年六十有七耳目手足雖未全衰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舉錯云為動多差謬使之臨繁處劇實所不堪非敢愛身必恐敗事但臣前

後提舉崇福宮已經四任坐享俸給全無所掌今復有求
句實自愧心竊見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比於宮觀
粗有職業伏望聖慈俯加矜察特於上件兩處差遣內除
授一任庶使竊祿庇身以養殘年則陛下愛物曲盡始終
之賜微臣陳力兩遂公私之便

乞奔神宗皇帝喪狀 元豐八年三月十七日上

臣先任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於今年二月任滿臣以數
年以來昏忘特甚臨繁處劇實所不堪尋具狀奏陳乞於
西京留司御史臺及國子監內除授臣一任未奉朝旨間

於今月七日忽奉遺制大行皇帝奄弃天下臣哀荒摧絶無地自處伏念臣自先帝踐祚以來過蒙知待特出倫輩首寘翰苑繼處憲臺亦嘗承乏俾佐樞府臣自知非才不敢冒居力辭重任願就冗散亦荷矜容曲從所欲養以俸祿不責職業優游自便十有五年近者書成又叨進職褒嘉賜賚皆踰等比聖恩汪洋天隆地厚未足爲喻奉諱之初卽欲號哭奔走徑詣京師奉望梓宮展臣子之誠萬分之一又念國朝故事如昭厚二陵未嘗有近臣奔喪之例如以前已乞留臺國子監未奉進止彷徨疑處不敢輒行

今竊聞觀文殿學士孫固資政殿學士韓維已至闕下臣方自咎責不敢寧居已於今月十日起離西京欲乞亦赴闕廷隨百官班入臨見於前路聽候指揮

乞開言路劄子元豐八年三月二十日上

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皇帝陛下新臨大寶德性高明太皇太后

同斷萬幾聖謨光大初發號令不可不愼斯乃治亂之岐
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
年以來風俗頹敝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
爲狂是故下情獘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
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
公私兩困盜賊已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
人無異志不然者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此皆罪在
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此臣所以日夜憤痛焦
心泣血不顧死亡思有開發於朝廷者也臣愚以爲今日

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所在要鬧處出牓曉示在京則於皷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彊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慮有姦詐則責保知在奏取指揮放令逐便然後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羣情

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
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基也陛下若以臣言爲
可取伏乞决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書施行羣臣若有沮
難者其人必有奸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
察取進止

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元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
院臣初上殿卽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
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

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愧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爲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

者以臣爲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
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
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禀之自天然
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
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
行之由已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
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
賢智勇出衆謂之能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
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苟賢能雖讎必用其人苟

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昔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爲不才雖見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亡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惜之況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

后欲以子道憐爲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故時人稱美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獘袴不以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以爲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僮牛殺孟丙仲任立叔孫昭子昭子數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懷丁公脫漢高

祖於阨高祖以爲不忠而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𦏁掀捕盜官墜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以爲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爲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會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令並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留神幸察

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元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月日具官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竊見先帝聰明睿智勵精求治思用賢輔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計從人莫能間雖周成王之任周公齊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樂毅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不幸所委之人於人情物理多不通曉不足以仰副聖志又足已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不知擇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廸淸衷佐佑鴻業而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不能奪天下莫能移與之同

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沈溝壑專欲遂其狠心不顧國家大體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大夫望風承流競獻策畫務為奇巧捨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作青苗免役市易賖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生此厲階迄今為梗又有邊鄙之臣行險徼倖大言面欺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是乎在而其人苟榮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御軍無法僅同兒戲深入敵境坐守孤城糧運既竭

狼狽奔潰築寨極邊功猶未畢輕敵不備闔城塗地使兵
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巨億棄捐於異域又有生事
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户馬保馬以資武備變茶
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須遂使九土
之民失業窮困如在湯火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
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臣荷先帝大恩
當思報效竊在朝廷之時屢言新法非便觸忤權貴冒犯
衆怒爭辯非一先帝憐其孤忠不以爲罪仍蒙寵擢寘之
樞廷臣以所言未行力辭不受臣非惡富貴而好貧賤正

欲感寤先帝知臣爲國不爲身庶幾采納狂瞽使百姓獲安基局永固而已既又自乞冗官退伏閭里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晨夕寤寐何嘗不在先帝之左右所以不敢自赴闕廷如此之久者亦猶辭樞廷之志也熈寧七年歷時不雨先帝遇災而懼深自刻責誕布詔書廣開言路臣當是時不勝踊躍極有開陳而建議之臣知所立之法不合衆心天下之人必盡指其非恐先帝覺寤而已受悞國之罪伏欺罔之刑乃勸先帝繼下詔書言新法已行必不可動臣之所言正爲新法若新法不動臣尚何言自是閉口

不敢復預朝廷論議十有一年矣然每覩生民之愁怨憂社稷之阽危於中夜之間一念及此未嘗不失聲拊心也葵藿之志猶望先帝一賜召對訪以外事得吐心極言退就斧鉞死無所恨不意上天降禍先帝升遐臣之寸誠無由披露欝抑憤懣自謂終天及奔喪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是臣積年之志一朝獲伸感激悲涕不知所從顧天下事務至多臣思慮未熟不敢輕有條對但乞下詔使吏民皆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疾苦無不聞達旣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撤調邏之卒止御前造

作京城之人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專場及民所養戶馬又寬保馬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傳布一日千里頌嘆之聲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闥皇帝陛下雖富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間衆情久在聖度四海羣生可謂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實負萬死夫爲政在順民心苟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如決水於高原之上以注川谷無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雖竭力以

進之其復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臣今別具狀奏聞伏願決自聖志早賜施行議者必曰孔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佗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彼謂無害於民無損於國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傷國豈可坐視而不改哉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蠱者事有蠱

弊而治之也幹父之蠱迹似相違意則在於承繼其業成父之美也又曰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裕者饒益之名也若不忍違異益父之過往而不返未爲得宜也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卽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塩鐵榷酤均輸等法天下困弊盜賊羣起昭帝用賢良文學之議而罷之後世稱明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罷遣之時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宮市五坊小兒暴横爲民患塩鐵月進羨餘順宗卽

位皆罷之中外大悅是皆改父之政而當者人誰非之哉況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羣下干進者競以私意紛更祖宗舊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羣臣之罪非先帝之過也爲今之計莫若擇新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病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於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儻措置如此歡心孰大焉事親孰備焉今幅員之內所在嗷嗷有倒垂之急延頸傾耳以俟改法庶得蘇息若朝

廷不以爲意曰復一日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公私匱竭無以相救失業之民蜂起爲盜安知無姦雄乘之而動則國家有累卵之危申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朝廷當此之際解兆民倒垂之急救國家累卵之危豈假必俟三年然後改之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乞罷保甲狀元豐八年四月上

臣竊以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
穡自上世相承習以爲常民不驚擾自兩司馬以上皆選
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
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
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
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
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保長
以泥堋除草爲名日聚之教場得賂則縱之不則留之是
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

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見者莫不驚駭耆舊歎息以爲不祥事旣草創調發無法比戶抽點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繈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

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歛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臣不知設保甲於農民之勞既如彼爲國家之費又如此終將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則彼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塡然皷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

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而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刼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乃更資盜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可畏非民夫川涸魚逝林燔鳥飛民喪其生業無以自存赴訴不受失其所依安得不去而爲盜哉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陜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飢而

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飢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鄉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并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埸勿令搔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俗休息中

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戸馬保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戸馬寛保馬而保甲猶存者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戸口每五十戸置弓手一人略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戸田二頃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强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慕然後募本縣鄉村人戸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卽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

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卽委本
縣令尉選武藝高强者充或武藝衰退者許佗人指名與
之比校若武藝勝於舊者卽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
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
旣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
提點刑獄常切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憲若名
募不足卽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條權差候有投名者卽令
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補盜賊並乞
依祖宗舊法

乞開言路狀 元豐八年四月上

臣昨在京師伏蒙太皇太后不以臣愚踈無取遣使訪以得失豈惟微臣有千載一遇之幸中外聞之踊躍相慶以爲言路將開下情得以上通太平之期指日可待也當是時臣未暇備論天下之事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風俗頽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已繁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皷院檢院州軍長

吏不得抑退其義理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又於四月二十一日復上言皇帝陛下初卽政於用人賞罰尤不可不當夫諫諍之臣人主之耳目也不可一日無之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而塞耳跣足而疾趨前遇險阻能無傷乎賈山有言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壓之以重乎頃者王安石秉政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由是深疾諫者過於仇讎嚴禁誹

謗甚於賊盜是以天下之人以言為諱百姓愁苦無聊靡所控告致怨謗之語上及先帝臣當痛心泣血思救其失是故首乞下詔開言路以通下情臣謂羣臣苟有肯進言者陛下必加褒擢以勸來者此乃古人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皇帝陛下新即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朝夕伏聽朝廷維新之政以為必務明四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既不聞頒於四方而太府少卿宋彭年言在京

不可不並置三衙管軍臣僚水部員外郎王諤乞令依保
馬元立條限均定逐年合買之數又乞令太學增置春秋
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
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邑無色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
惜治體耳夫阿意箝口容身竊祿此小臣之利也威福在
已人不敢言此大臣之利也然民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
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宋彭年王諤臣素不識不
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初而二臣首以言
事獲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氣欲仕者斂冠

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宋彭年所言雖不識事體但當廢而不行亦不宜加罪至如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安石秉政輒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宮學者毋得習以爲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爲罪古者置諫鼓設謗木詢於芻蕘未聞有位於朝而以言事爲越職者也若當職之人既不肯言不當職之人又不得言則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政治利病天子深居九重何由得聞之哉昨日進奏院遞到告身差臣知陳州然則

臣自今於一州之外言及佗事亦爲越職何敢言矣今二
臣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如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
官當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使
天下之人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
聞庶幾願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
政事皆出人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
避以此苟知於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無所復
用於聖世矣上辜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
生願忠之心内自傷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

以名藩義不敢辭見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而已

謝御前劄子催赴闕狀元豐八年五月十五日上

臣今月十五日平明准入內內侍省遞到太皇太后御前劄子一道令臣早至闕廷者臣狂瞽妄言宜從誅譴曲荷開納仍叨獎飾并以臣羸老抱疾過形矜恤螻蟻命微何階報謝臣專候陳州遠接兵士到卽起發赴闕次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十一終





